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民國時期  
中國文學史  
著作廿七種



任慧編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任  
慧  
編

民國時期中國文學史著作廿七種

第十一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民國時期文獻  
保護計劃

成果

# 第十一冊目錄

中國民族文學史 梁乙真著 重慶三友書店一九四三年鉛印本	一
漢詩研究 古層冰著 上海啓智書局一九三四年鉛印本	五三九

梁乙真著

中國民族文學史

沈尹默題



蔡乙真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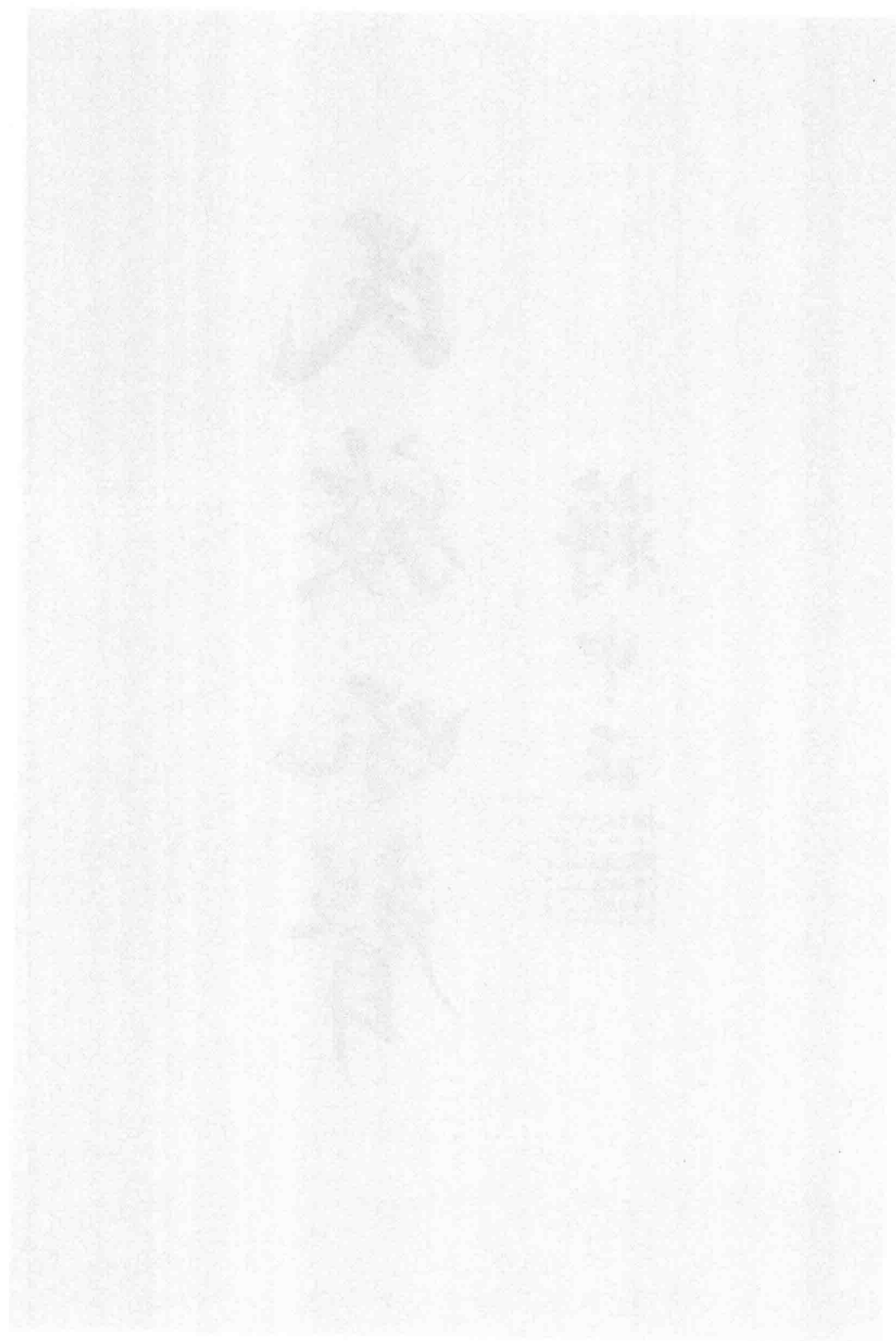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民族文字學史

重慶三友書店發行

民族吼聲

蔣中正







## 代序

梁先生的中國民族文學史將要出版了，他令我給他作補序。這本書是梁先生近年的精心之作，材料搜集的豐富與得當，史實考證的正確與縝密，文筆的流利，條理的清楚，使我都沒有說話的餘地。但是他很客氣的要讓我寫幾句話，並且說他的書開頭幾章未初說起，對於宋以前的民族文學的發展情形沒有談到，令我就將這一方面材料加以補充；我推辭不遑，姑且就這一方面講幾句話，來填補梁先生這本書的空頁。然而我自己總不免有「佛頭著糞」之感。

沈薇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於馬慶

一

泰納 (Hippolyte Taine) 在他的名著英國文學史中，把「種族」「環境」及「時代」，作為產生藝術品的三個重要的因子，構成了他的有名的「科學的批評」。在現在講唯物史觀的藝術論的人，對於泰納的藝術觀，雖有種種非難，但是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來，覺得他的藝術研究法，也還是很不錯的。

現在我們研究文學或鑑賞文學，對於這作品是由怎樣的民族產生出來，是要加以注意的。因為一個民族有他一個民族的特性，這民族性便是文學的靈魂。所以我們可以從某一個人的作品中，去觀察他所學的種族的民族性；我們要深切的了解某一國的文學，也要先知道他的民族性。從某國的文學作品中可以觀察他的民族性，正如從某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個性來是一樣。在近代文學上很佔重要位置的俄國布蘭克斯 (Georgel Brandes)，曾論及他的民族性說：「俄羅斯人會趨於兩極端，一面為殺身殉道之正教徒，同時又欲嘗投炸彈之虛無黨。」這確是富於興趣的觀察。俄國戈柯爾 (Gogol) 也曾論及他祖國的民族性，他說：「譬如大海，在颶日煦風之際，波平浪伏，恬靜無匹。但在狂飆驟起，波翻浪倒之日，便見狂瀾灑天動地的怒號了。」俄國的民族性如此，所以俄國的文學，便會有像託爾斯泰那樣的極端的原始基督教的信仰者，又有像阿志巴綏夫 (M. Artzybasov) 那樣的極端的惡魔主義者。中國是一個領土廣大，人口衆多的國家，我們如就中國的文學作品整個的拿來研究，自然也能從文學的作品中看出我們的民族性來；（例如日本某君所著從支那小說中所見的支那民族性，乃是專從文學作者中觀察我們民族之劣點的）我們的民族雖以溫柔敦厚為教，但在幾千年的民族史上，也著實有過一得光榮的記載，同時也反映出代表我們民族性的光榮的民族文學。

民族文學之所以別於一般所謂「純文學」者，不在它的形式而在它的內容。關於內容，可分為兩項

，一是質素，二是題材。所謂質素者，僂言之就是愛國家愛民族的情緒。至於題材，也可分爲三方面：一是自然界（包括自然現象），二是動的社會現象（包括過去的與現在的兩種），三是超自然社會的意識精神。

民族文學中的自然現象的題材，不是風花雪月的歌詠，不是醇酒婦人的讚揚，不是山林隱逸的歌頌，更不是像印度詩人太戈爾之謳歌空中的新月，月光下的睡蓮。在民族文學中的自然現象，雲是發愁的，霧是慘淡的，風是叫吼的，花是怒放的，杜鵑的啼血，是反抗強權的號聲，秋蟬的悲吟，是被壓迫民族的號訴。……

動的社會現象，包括過去的與現在的兩種。過去的社會現象，即歷史上的陳跡，歷史上有關係民族存亡的戰爭，及關係國家民族存亡的可歌可泣的故事，都是這一類的題材。至於現在的社會現象，在我們多難的中華民族中，可做爲民族文學的題材的，那更不必說了。

超自然社會的意識精神，可以爲民族文學的題材的，一是反抗的意識，一是愛國的思想，一是指導全民族向着黑暗的勢力奮鬥的理想。這三種的理論，爲民族文學中的靈魂。可以說向來的許多民族文學家的作品，其題材的大部份，都是受了這種理論的支配的。

我們明白了文學與民族性，及由民族性反映出來的民族文學的內容，然後再來探討中國民族文學發

展之歷史的源流。

一

在春秋以前，是我們中華民族發展的黃金時代，那時期我們的民族，在文化方面當然是燦爛光輝，爲四夷所傾心企慕，而在政治方面也是四夷賓服，從未受到外族的侵略及壓迫。但五伯七雄而後，大併小，強吞弱，所謂周初一千八百國逐漸減少，而統一中國的中華民族，這時始與外族有顯著的利害關係的衝突。在這個長期的種族鬥爭之中，當然有不少光榮的戰績，同時這光榮的戰績，便反映在所謂時代的文藝之中。試想那時的文士，每年看見幾萬或幾十萬的大軍開赴邊疆，蕩平四夷，其千騎水流，萬乘雲屯，笳鼓震天，金甲耀日的壯觀，豈不使他們心雄氣旺？詩經是這個時代北方最早的文藝產物，所以在詩經裏面，也處處表現出我們民族勇武鬥爭的自求多福的天性。

駟駘孔阜，六轡在手，公之媚子，從公子狩，奉時辰牡，辰牡孔碩。

公曰左之，舍拔則獲，遊於北園，四馬既閑，輜車嘗備，載檢歇駒。（秦風駟驂）

擊鼓其鏜，轟轟用兵，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（邶風擊鼓）

伯兮婦兮，邦之桀兮，伯也執殳，爲王前驅。（衛風伯兮）

清人在彭，駟介旁旁，二矛重英，河上乎翱翔。（邶風清人）

還有小雅裏的大月，采芣，采芣，出車等詩，或敘軍中生活，或述征戍情懷，或描寫出兵時軍容的嚴整與聲勢的浩蕩，或敘述北伐獯豸南征割蠻之光榮的勝利，凡此都可看出我們民族泱泱大國的風度。

六月棲棲，戎車既飭，四牡騤騤，載是常服，芣芣之穞，我是用急，王于出征，以匡王國。

四牡修廣，其大有頤，薄伐獯豸，以表厥功，寡人有盟，共武之服，共武之服，以定王國。……（小雅六月）  
蠢爾蠻荆，大邦為仇，方叔元老，克壯其猷，方叔率止，普猷獲醜。

戎車嘒嘒，嘒嘒焯焯，如霆如雷，顯允方叔，征伐獯豸，蠻荆來威。……（小雅采芣）

采芣采芣，芣亦作止，曰歸曰歸，歲亦莫止，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，不遑啓居，玁狁之故。

采芣采芣，芣亦柔止，曰歸曰歸，心亦憂止！憂心烈烈，載饑載渴，我戍未定，靡使歸聘。

彼爾維何，維常之華，彼路斯何，君子之華，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，豈敢定居，一月三捷。

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，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，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，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。（小雅采芣）

王命南仲，徒城于方，出車彭彭，旂旐央央，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，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

春日遲遲，卉木萋萋，倉庚喈喈，采芣祁祁，執訊獲醜，薄言還歸，赫赫南仲，玁狁于夷。

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，今我來思，雨雪載塗，王事多難，不遑啓居！豈不懷歸，畏此簡書。

嘒嘒草蟲，趯趯阜蟲，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；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，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。（小雅出車）

單只男性尚不足以代表民族性，同時也要從女性方面觀察。女性是國民之母，要有健全性格的女性

代序

五

，纔能產生健全的國民性。現在看看詩經裏所表現的女性，是不是都像一般悲觀論者所說的多愁的病症。在詩經裏幾個偉大的女性，第一個是姜嫄，她勇敢地跟着巨人的腳步，結果懷孕生下后稷，這豈不是不可一世的女性嗎？（看生民篇）第二個是莊姜，她是個身材高大額廣而方正，雙眼閃耀的活潑女性；試想「碩人敖敖，說於農郊，四牧有騶，朱幘纁纁，翟裼以朝」……是何等氣象？（看碩人篇）第三個是許穆公夫人，她聽到祖國（衛）將亡的消息，她便單騎匹馬趕回去營救，雖然丈夫的國家（許）不容許她去冒這絕大的危險，但她終於運用了外交手腕，救了祖國，這又是何等的偉大！

戰馳載驅，歸唁衛侯，驅馬悠悠，言至于漕。大夫跋涉，我心則憂。

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，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遠。既不我嘉，不能旋濟，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閔。

陟彼阿邱，言采其蕪，女子善懷，亦各有行。許人尤之，衆穉且狂！

我行其野，芄芃其麥，控于大邦，誰因誰極？大夫君子，無我有尤，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！

在大雅和周頌裏，有許多歌頌先王武功的詩，自然都是赫赫奕奕威昭於天的了。詞如江漢一詩，就是尹吉甫美周宣王的。那時淮水之上，有夷人不服王命，乃命召虎為將，平定了淮夷；這一種勝利的凱歌，自然會洋溢着蹈厲奮發橫刀躍馬的精神。

江漢浮浮，武夫滔滔，匪安匪遊，淮夷來求。既出我車，既設我旗，匪安匪舒，淮夷來歸。

江漢湯湯，武夫洸洸，經營四方，告成于王。四方既平，王國庶定，時雖有爭，王心翫寧。

江漢之潛，王命召虎，式辟四方，徹我疆土。匪狄匪棘，王國來極，于疆于理，至於南海。……

在大雅裏常武一詩，乃是召穆公美宣王之詞，這時徐國不服，王親自出兵征討，命遣將帥，修戒兵戎，無所暴掠，民得就業，這是何等氣度。

赫赫明明，王命卿士，南仲大祖，大師皇父。整我六師，以修我戎，既敬既戒，惠此南國。……

漢族以外的各種族，大多數亦不柔弱。南方的荆吳族，雖然是婉轉多姿產生優人舞女的地方，可是他們的內心，却沈雄果敢。楚人多才，楚人也善戰，楚格堅勁，視死如歸。楚辭中的九歌，原是優美的詩辭，可是其中國魂，却是一篇慷慨陳辭：

操吳歌兮被犀甲，車錯轂兮短兵接，旌蔽日兮敵若雲，矢交墜兮士爭先。凌余陣兮躡余行，左騁履兮右刃傷。

雷兩輪兮鑿四馬，援玉抱兮擊鳴鼓。天時墜兮威靈怒，嚴殺盡兮棄原野。出不入兮往不反，平原忽兮路迢遞。

帶長劍兮挾秦弓，身首離兮心不懲。誠既勇兮又以武，終剛強兮不可凌！身雖死兮神以靈，魂魄毅兮爲鬼雄！

這位愛國主義者，他在這篇文中把爲國捐軀者的身份，抬得這樣的高：「春蘭秋菊，無絕終古。」這一死是重於泰山的。越也是個卓絕的民族。當越王自吳返國之後，臥薪嘗膽，他又知道吳王好服，乃使國中男女，入山采葛，作黃絲之布以獻吳王，吳王乃增越封，賜羽毛之飾，几杖諸侯之服，采葛之婦傷

越王用心之苦，乃作歌云：

葛不連蔓芬台台，我君心苦命更之；嘗膽不苦甘如飴，令我采葛以作絲。女工織兮不敢遲，弱于湯兮經霖霖，號痛素兮將織之。越王世兮望罪除，吳王歡兮飛尺書，增封益地賜羽奇，几杖茵蓐諸侯儀。羣臣拜舞天顏舒，我王何憂能不移？（采葛婦歌）

到了漢時，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時代：「失我焉支山，令我婦女無顏色！失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！」再讀漢書班超，張騫，李廣，衛青，霍去病諸傳，可知那時漢民族武功之勝了。同時反映在文學上的，如班固的封燕然山銘，北征頌，霍去病的琴歌，崑崙北征頌，和當時軍容之盛，極途之遠，克敵之威，凱旋之壯，和四夷賓服的景象，寫得有聲有色。而漢民族在那個時代之光輝而充實的民族活力，亦就在文字上反映出來。

惟永元元年秋七月，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，實亮聖皇，登翼王室，納于大麓，惟清緝熙。乃與執金吾耿种，述絕巡禦，治兵於朔方。鷹揚之校，螭虎之士，爰該六師，贊南單于，東胡，烏桓，西戎，氐，羌，侯王君長，羣，騎騎十萬，元戎輕武，長轡四分，雷驅蔽路，萬有三千餘乘，勒以八陣，激以威神，元甲耀日，朱旗蔽天。遂凌高閭，下鷄鹿，經礪函，絕大漠，斬溫禺以殲鼓，血尸逐以染燭；然後匹校擠組，星流彗掃，蕭條萬里，野無遺寇。於是城滅區墮，反旆而旋。……（封燕然山銘）



在漢民族自求多福的過程中，雖然整天小心翼翼努力奮鬥，但是稍為大意一點，四圍的夷狄便會偷偷摸摸地上來，侵佔你的土地，殺戮你的人民（李白戰城南），搶奪你的麥子（通鑑），擄掠你的壯丁（白居易縛戎人），截別你的老弱（縛戎人）。周之獵狄，漢之匈奴，晉之五胡十六國，唐之突厥吐番，宋之遼金元，明之滿州，都是當時的大敵。在我們民族史上不知佔據了多少的篇幅，而反映在文學上的，像麥秀之歌，黍離之詠，更不知留下多少恥辱的烙印。我們讀蔡琰的悲憤詩：「……平土人脆弱，來兵皆胡光，獵野圍城邑，所向悉破亡。斬截無子遺，尸骸相撐拒。馬邊懸男頭，馬後載婦女，長驅西入蜀，迢路險且阻，遼瀛遼冥冥，肝脾為爛腐。……」胡笳十八拍：「戎羯逼我分爲室家……」使我們回憶到漢末胡夷之禍。讀庾信的哀江南賦，使我們回憶到五胡亂華之慘。尤其哀江南這篇賦，敘侯景亂梁，以至魏兵乘勝攻破江陵，及江陵城陷以後士民被虜狼狽入關之狀，真是一篇血淚文字。所以宋洪邁容齋三筆謂：「元魏破江陵，盡以所俘士民爲奴。」楚辭招魂曰：「魂兮歸來哀江南！」梁武邵建業，元帝都江陵，皆戰國楚地，然屈原的憂憤，尙是一種幻像，而庾信則身寄北朝，心懷故鄉，國亡家破，則完全是寫他親身的經歷與感想。

况以冷氣朝浮，妖精夜墮。赤烏則三朝夾日，蒼雲則七重圍軫。亡吳之歲既窮，入郢之年斯盡。周舍鄭怒，楚結秦寃。有南風之不競，值西郢之實言。俄而檣櫓亂舞，翼馬雲屯。伐秦軍於轘轅，吞漢鼓於雷門，下隴